七錄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近稿卷之五

劉少司馬傳并贊
壽曹母張孺人五十序
王子彦稿序
楊剛慧居士墓誌銘
王母宜人周氏墓誌銘
哭蘇太母文
祭李涵醇方伯文

祭萬美叔文
壽大中丞錢昭自先生六十序
李青來衡言小引
祭魏廓園先生文
胡母周太夫人五十壽序
許年伯母諸太孺人壽序
書經註疏大全合纂序
二三塲合鈔序
兵家訓貫序

馬漢翔稿序
徐冏伯疏稿序

七錄齋文集近稿卷之五

婁東張　溥西銘著
同里張　采受先選
金沙周　鍾介生閱

劉少司馬傳并贊

侍郎劉公之綸字元誠別號輿甌蜀之宜賓沙溪人也始祖受二　國初以材官從征入蜀家於宜賓之開山鄉至九世徙沙溪爲輿貴公郎公父也公少奇慧長喜理學家言大書其坐隅

曰必爲聖人里中因呼爲劉聖人諸生時從游者滿門公案古弟子職立師法省試冠禮經會奢酋難發萃驍銃攻會城分兵掠旁邑公登城鳴鼓帥鄉人防守當一面上兵使者書言賊將惰歸可擊也宜整兵恢復南富瀘陽扼其歸路議格不行賊遂安渡瀘陽遁去是時公在兵間凡五月發策必中賊利害雖言未盡施用然蜀中貴人當事者爭稱劉孝廉戰守方略矣今天子改元之初歲戊辰公成進士吳下張公受

先采者公同門生一見即恨識公晚公忼慨言曰以身許人自今日始予與子生同時相去數千里不識面今一旦比肩師門稱兄弟四海大矣非可獨爲今與子求之四百人中得誠死忠孝者一得當以報天子耳頃之入國學行釋菜禮公蹙然懼私誦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頎望稠人中有危容端立者楚金公疋希聲也公遂與定交堂廡之下自是三人往還極歡亡何張公出宰臨川公偕金公改庶吉士出入館中

輒抵掌謂方今所急在夷狄不在小人苟虜至是與小人以間也相期約習諸邊曲折四方豪傑游京師能一時為　國急使者陰察其姓名疏記之客申甫者滇人濶大有口辨兩公呼與語不合比設多方試之及　國家大事往往涕流願死則奇之彼言即難信然死則死耳彼革而蹈汪者無其人也已巳冬十月虜入大安口報數日不辨種落都城厭厭夜飲如平時公亟上疏以破格用人請　詔韙其言問誰可當大

將者公與金公謀倉卒求大將何可得獨保能死義者申甫也遽以甫對　上立敕授甫京營副總兵金公以御史銜參軍授公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官制應常職史郎左遷官臺省其職史者歷歲爲大卿至宰相金公有名館閣反樽絀就御史歷戎伍劉公郎縣司馬乎顧應常官不關他職養資十餘年卿相自在也令獨不恤以身一當虜公既受命數請辭不可則出視事時虜已破遵化直薄京城公晝夜登陴見虜

騎逞不勝憤請出城自效益公雖銜右司馬同事者有協理有總督有內臣提督權不自任旣請出城無兵則請京營兵不得則請關外川兵又不得則議召募衣裝芻糧馬匹器械一時無有也公乃列四難狀上費僅給半公權宜貸資之適安化門外援兵潰滿桂等死甫夜襲虜戰殺舉國震恐公遂誓師行與將士泣曰不滅虜無生入彰義門明日發兵八路進直趨大屯下于營與栢林老營虜鬨而遁追者日斬獲有功

方　天子親策申甫爲大將也召入　殿廷呼
使近勞以溫言甫退感激欲死即奮身請與虜
搏三日内募兵稍稍集皆市井乞食無賴子弟
驟嘗虜虜伉健不敵皆遇害報聞　天子唏嘘
不食及聞公逐虜多捕斬大喜有言公戰却者
不問公疏辨　詔慰之公兵抵薊州方圖復遵
化會馬帥世龍將兵五萬軍薊吳帥自勉亦將
兵二萬至公時偵虜分駐永平留遵化者可數
千騎與二將約趨永平親將八路趨遵化扼虜

二將許諾明日公抵石門遇虜破之命將留守石門別將攻羅文隅公親至出頭嶺覘虜虛實時馬帥名武經略不受公節制公已至白草頂逼遵化遽遣一候騎邀公回薊州公不應營娘娘山崟距遵化八里矣令二將如公約趨永平牽虜無動公以勝兵專攻遵化遵化役虜必大殲延二將實未離薊虜在永平者聞公偪遵化即驅三萬騎轉而南分二路一上白草頂一上娘娘山時公方設伏破虜北門虜奔羅文隅別

將擊之幾盡忽馬騎徧山谷公度二將兵合舉
火視之虜也公堅陳待令軍中礮虜中礮傷
數百騎然虜觀四野蕩蕩援兵絶知公兵少復
合困公公再命礮砲砲反裂營中自焚虜兵勝
而上山一裨較謂公曰虜兵甚鋭結陳徐退可
要後功公按劒曰無多言吾受　國不世恩誓
滅虜朝食顧所請無一應今日事不成即死今
日耳命鼓人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皆殊死戰
軍中矢石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虜矢集如

雨公度不可為大呼曰死死負　皇上時家丁劉學敏在旁公解所佩印授之曰持此歸方公方公者順天撫臣方大任也公猶距躍督戰俄中流矢抽刀斷矢遂絕諸將從公者齊呼哭震天拔營野戰皆死之公屍自娘娘山下迎至阜城門慈惠寺矢貫顱及足膝面如生道路觀者無不流涕然虜自此北遁京師諸輔再奠安矣

張溥曰巳巳之變予聞劉公痛哭　殿上既死目不瞑母陳太淑人吮之目乃瞑未嘗不失聲

遊也方虜蹂躪畿輔公伏地哀號　聖人動色彼其時何嘗意少司馬乎申甫一滇南布衣一旦歷玉階握大纛即欲不死安可得哉公可以無死顧不用之決策　廟堂而委以戰戰固公志也戰而勝勝而援絕則眞窮耳　國家平日高官大稍禮養諸臣倉卒難起皆袖手不言有奮然出者相與目笑之輒以兒女子相加至死而求備者比比也公身任上卿轉鬬千里矢貫項踵國人哀焉嗚呼此漢耿育所以訟陳湯也

公弟之紀數走闕下欲上書請公爵謚老毋弱
子瀕困饑寒忠可爲而不可爲也五千里外御
史金公經紀之如家人臨川令張公祜家訃公
郎㩜然潸語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又於兩
君子見之矣

壽曹母張孺人五十序

夔伯初爲童子時著文建說淵然大家也里中耆宿巨人讀其文多惟異之謂若翁負志不顯其後必大翁者夔伯父稱恭太學也當日瑯琊諸王貴盛太原繼之婁人競稱二王頡頏其間惟沙溪曹侍御公公不好宦達官爵少遜兩家其直節勁氣風流不減至今能言者云王氏文章曹氏節義猶西河之人譚論卜子夏段干木也王氏子孫善文學四方相慕倣之侍御公後

昆昌衍與之通婚姻稱中表其名一輩者則設祉高會槩古鄉射飲禮賦詩酌酒懽然無間以故稱恭聲名與王氏兄弟齒敵夔伯年少父郎見背一家之中司捆内者惟母氏張太君夔伯昆弟凡五姊妹有四先是爲稱翁卜者曰有椒其實多男最祥一旦蒙霧露瀕大疾此煢煢者則貽之誰太君率羣孺子朝夕泣宗族之禮不敢怠也必以先國人之屬望於諸孤謂其能守青箱梧棬也勉之毋敢逸必以貞必以固余未

交燮伯時聞之鄰人誦毋德者曰不耕不穫賢
母是食稗翁景胄名士中道而殞其在曹氏所
謂棟折榱墜非耶今大廈屹如几楹不改未亡
人力也丙寅之春余始見燮伯時麟士為其家
師燮伯偕其弟師仲明叔受經義明古術彼婁
之人時見恠焉繩以典籍畏不欲近卽商鞅刑
棄灰弗若也獨麟士與燮伯語不數言輒通更
能引所未發增高其辭令燮伯為世聞人英華
湛溢海內羣弟振藻庠序名亦藉甚論功厥成

則三年間耳燮伯既弱冠盛名游道曰廣太君每進戒之淡泊寧靜諸葛之遺言其毋忘耳也燮伯循教惟謹學廼大殖夫篤謹之士患不廣大高明之家患不恭儉二說者皆聖賢所以造就人材父母得之可以教家子弟行之可以致孝余觀燮伯於今日益歎其母子之間相成者有本也太君固儀部愛女又寡兄弟其裝遣最豐裕一臨憂患即甘荼服素以身帥勤僮僕燮伯兄弟生於封公世家一日背父弱者幾不能

起顧反以此益篤於道振先人之隤業而厚其將來夫得天全者不求助於人不求助於人者人即忌其成而不可抑史書徒紀蘭陵蕭石者猶遺際耳

王子彦稿序

予生時晚不及從瑯琊王氏兩先生游則聞之長老云元美先生廣大敬美先生方嚴輒私心想見之大海納流百谷趨焉山高無仞跛羊不牧今學者動言兩先生其有山海之思乎及交子彦予則以爲眞見兩先生也兩先生門地素高齒貴介年未壯皆位方岳顧家居甚約見故人耆老必下車語登堂飲酒極歡迺罷其他非等夷或出最微必致禮無誚訶子彦固敬美先

生孫弱冠登賢書執節深下十數年來里中所稱謙讓不伐君子也兩先生當日名文章大師一字出郎門下生盛傳寫紙不得墮地及誨接人物隨方指授未嘗槩以已長形人所短子彥爲今名孝廉世人寶愛其文不異呂覽鴻烈獨奬許後進則身親之勤勤如不及然兩先生伯仲鼎盛時婁城風俗近古上下之交不言貨財民愿而恭士大夫節儉而好禮久之其風稍變子彥身當其流力返古始維先民是程其爲時

難易則小異矣郡城張巽度先生子彦執友也性端介少可非者計偕獨邀子彦並舟而北曰予浮大河入津門水道三千餘里上下古今是非斷如惟子彦陽秋與予同爾今子彦發篋中言與當世賢豪鉅公相質論予愧無所稱引抑翁恩講詩不忘忠孝仲淹擬經禮樂爲本子彦之文其所託志也廼繇祖德以序其平生焉

楊剛慧居士墓誌銘

瑞金楊氏素以德義名門爰有剛慧居士居士祖歲薦公承昊考刺史公以傑衣冠之胄開自貞母浮鄉一里之人所稱爲百歲節母曾氏撫有楊氏兩世孤者也居士季父楊惟節名以任戊午鄉薦今辛未進士與予同籍文行師表天下雖居士大人行齒數相等親若兄弟居士歿凡爲慮死者甚備居士諱兆隆字汝基初名兆龍以夢得名後易爲隆諱之也陳子際泰曰諱

莫如深猶然見兆蓋異之也狀貌瓌秀介性方格不近女子喜讀書一意於著述少從父任安化又從任括蒼間以意佐平反長老驚爲神明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累試異等所受知皆當世名人著書有史品搜奇錄四書辨魔壁經正諸篇悉中經史深指截截成一家言嘗與季父慨節氏刺論往古謂項羽之失不在殺義帝肅愍之得在於拒上皇評晉宋諸臣又謂二陶可退王謝一韓可包文范語殊剏特士林傳之性

娱取友復峻絶不肯汜濫初得四人居士惟節與惟節兄希元及朱君敬之後益二人則謝君子起暨其仲子士芳一時稱友者頌言赤水六友云然友雖六人楊氏居其三朱謝固異姓乎義不分於一家是故赤水之稱友者非徒友也戊午歲惟節登賢書辛酉甲子希元敬之連得志及於丁卯居士凡四舉矣又午與子之役文皆及格幾與二叔齊奮而不果意不自得辭參憤決雖然非有所感慨於二叔氏之遇與已之

不遇也志殊而遇分者富貴貧賤之形易以相
耀其人未必有道者也一旦忽以先人覘之者
不能不失聲而嗟而不平之辭亦易以作若其
人之志既同矣趣操行能未嘗少異而後先殊
跡得失較然豈吾道非耶胡爲乎不相蒙之甚
也則賢者將以滋疑而旁觀爲之流歎夫赤水
六人之學行其志益可睹矣居士將歡從乎昔
日之所爲而已之不遇已如此欲舍已而趨便
焉而二叔與朱君之遇又如彼乎日修仁蹈義

志在天下凡古人之所欲爲寧少讓焉而十餘年之間往往被詘凡四試而兩得之而兩失之宜其流連太息痛巳之無以自見於當世也櫕梁一變起於夜半之盜倉卒一呼竟赴水中不得起或曰四日以前居士曾執惟節之手而泣謂予不死瑞金必葬於南洲錢塘之間其言若預有知者又徵夢者言丙寅之歲居士夢一人自天而下揖曰明年九月四日帝將召君有文字之役丁卯日前一日其夢復然嗚呼若言夫

夢夢龍之兆鱗甲隱耀非吉徵哉不信之始而信之終豈常理哉居士孝友敦慤侍父刺史公疾羸困憊至累月不解衣帶出處之際又能將之以義不以膴仕勞損大人異母弟凡三一情均視隆替不形析箸時刺史公無廣田大宅居士念衣食所急巳受宅而多推田予弟季父如父禮相諷咏以道約言至理時見箴切交友以血誠相屬寒暑無增毀朱君敬之先居士一年旅死爲瘵燕笑者數月迫橫梁之變則二謝

同焉生而相與游者沒而與之偕赤水之友葢
齊死生矣刺史公與鍾恭人痛居士之亡朝夕
哭不止兩孤子幼未强立惟節畢代經紀使之
即安復請之於官立祠歛文與鄉黨私諡之曰
剛慧楊子以存居士於永古雖人倫之正亦居
士天性所感也居士配某氏長子某次子某生
於萬曆之某年某月卒於天啓之某年某月以
崇禎之某年某月葬於某鄉某里予夙聞風烈
辱在世契義切哀往不辭固陋敬爲之誌而銘

諸石銘曰

於鑠潛士鬱然山峨紓襟非緩仁義則磋貞門孔華乃發五絃誰爲象之旨在若柯長日炳行不敢言他鼓琴召友於觀彝鼐充牆被宇實嫌其多顧瞻同心惟以道哦上善不止樂我室邇師師一家靜忘偏頗委情往運風將涉河感指非一人自爲訛風味寡昔匱德乃爽灑掃宮舍典禮前摩緇遇生阻體輕若過箕冠命古劉爵星阿放覽法書字形虬蝌請與今絕寂寞釆衿

希音孰歎共入江沱洮且不悔携手鏗鼍鳴簫
送櫂等之臥渉四賢徂矣同堂好歌

王母宜人周氏墓誌銘 代

婁江相國王文肅公

神廟時輔政清聲大業鑠融人間有子緱山公以解元試南宮第二　廷對擢上第官編修蓀文衡公亦以一甲第二官編修起家一時之人咸謂相徵云編修有子四夭其三人碩編修又先文肅公歿及文肅公捐館舍諸孫中惟周氏子獨存即今之尚寶卿王君時斂也無周氏則無王氏甚矣周氏之繫於王重且亟也周氏初

以子尚寶丞封安人後進封宜人宜人之先世本鳳陽戶侯數世而徙居於蘇父應約行不侵然諾里中稱爲長者年十七副於編修實編修母朱太夫人親相視得之朱太夫人性方嚴簡飭內教肅如朝典子姓羣妾御事之鮮得當獨宜人婉娩聽從能順適其意初舉一女再就館得令壐卿璽卿少病咯血又當編修公之變號泣幾不起宜人上事下撫一身不逮不踰年而文肅公歿三年之內遭兩大喪家無老成耆健

足以支事宜人忍性習勤綜察內外一孺子入則就位哭泣出則拜賓客於堂下縗杖盤辟動無失禮童僕秉誠不敢謀貳皆宜人力也服既卽强璽卿仕揮涕送之日一門重戚人情凉替子雖才能忍一日乎及拜恩歸璽卿婦李病歿三子繼夭宜人哭之哀遂病風痃顧念似續遠大爲廣所恃戒無偏華色貴視德度今則繩繩蟄蟄有孫男六人女四人矣璽卿重 朝廷褒顯盛典因所賜地立祠邃堂峻宇一邦雄觀費

幾財產之半宜人出私裝鬻簪珥以佐其成文肅公兩世既塟矣璽卿以形家言編修之幽不利於嗣欲爲改宅然不敢遽也告之宜人宜人深贊曰可興事徙葬後大蕃滋是故王氏之絶而不絶幾衰而得盛非周氏其誰爲之年登六旬賀者在門璽卿方請四方賢豪之文序列生平蹤𨔵上壽未及生日而遽嬿殂化能不悲哉宜人慈儉莊愼識達大義居家食無兼羞衣不重錦操作勤苦不閒於冷風暍日及當大禮經

賁必稱門閥中規制不以薄削致譏於人見者
家人子未嘗作色呵讓而櫛束舉止凜若神君
自從壐卿入都暨返於家一舟靜扃如處重闈
家中食指數千肅稟風訓每飯不聞器聲性尊
竺乾上人之教然誠心而已不樂事事高山名
刹未或出遊重父母家復不以蓄歸之節之以
體時散糜藥聚縉絮施予人野有暴骨即爲具
槥務德於鄉嗜行不倦身殞之日里人爲廢碓
舂嗚呼古稱女士一家攸福若斯者無愧已宜

人生於隆慶之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天啟之某
年某月某日子一某配某氏女一適某孫男六
長某聘某女次某聘某女又次某聘某女又次
某聘某女女孫四長諾某子次諾某子餘未諾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距編修公塋僅半
里不祔葬從地脉也不佞旣詳母以子貴之文
復重室豯人與之義執筆詮次無所退讓若相
國父子與兩世元妃之爵里行系巳各有志載
不爲之益銘曰

內則備矣師象是術靜嘉有儀式言美璀璨籚
維何明星永粲荼苦不知文條義貫齒遇四友
報以德賛盈椒執懐關雎之亂弼正不違後有
圭瓚克襄凶事勞弗昧旦風典善志綱紀江漢
曷為遠傷身徃如翰葆有憂老生民齊歎為友
宗刑遵彼道岸

哭蘇太母文

嗚呼前月之十有九日得受先一書封題甚異心頗怪之啟之則太母訃音也太母亡於七月之十有二日距書之至一月有七日一月有七日之中予何以獨無夢歟豈告者猶未信歟然而有之十八之夜予夢白衣冠與人登降若代親友之爲主者得非母亡之徵歟及發予弟無近書受先於是月治母之喪代受先而爲之主非其時歟夢豈其有不誠歟受先制行大人獨

事毋有兒子之色肸歲之歸太毋年高重聽受先每爲大聲以悅之予時至受先之家受先輒掖毋出見指予名字序徃事以告太毋爲一啓齒嗚呼此猶昨日事也今竟不可得見歟毋少事嚴姑伺候顔色不敢出聲氣及巳秉家政遇下獨慈受先巳貴一家以太夫人呼之退謝而巳受先教家人以孝蚕蓐待𩜹與夫婦洗濯上食一家之人自媪以下莫不覩太夫人指太夫人終歲未嘗發一疾音受先爲臨川令時不食

常食妻子同蔬飯獨日以肉一脡餉母母儕受先之貧無以供客割其半以哺客不使受先知之臨川大旱受先設壇於郊外之二十里請雨布衣芒鞋日走赤日中四十里凡一月母心憫其勤亦日素食私禱於天求速得雨然受先在臨雖若貧幸官舍高母當暑月不受疾病及歸則室僅斗大夏月輒呼熱遂以得病嗚呼廉吏其可爲也不能高居深堂以養其母而使母病廉吏其能無罪歟受先有季女許予之養子恍

攜之臨川竟以疽亡太母哭之哀幾目盲時受
先未有子婦臨孕予以書相約曰嫂若生女當
配我子若生男我當擇女配之後受先果生子
太母甚歡予遂擇王氏女許之聞予行之後太
母將過予家看婦胡爲奪之速歟往者戊辰之
歲予母五十生日受先適成進士歸拜予母於
堂昨歲予登賢書受先復歸北行之日惟以老
母爲託予留京時不能卽歸受先卽代予爲子
朝夕問起居任勞費雖米鹽瑣事必日告之南

門南門者以受先居南而名也予母入都受先
復爲具舟楫愼防衞使之有無所慮而後行嗚
呼凡予之出入大禮内外凌雜受先無不聞也
予母之吉祥善事朝夕饔飧受先無不親也及
太母之亡而予不獲歸以周旋於飯含之日予
其非人歟天乎人乎予其非人跳遥位而哭太
母太母其聞之歟受先之居官也惟曰上知有
君下知有民家書每及予無一言及私其病歸
也父老子弟涕泣而送者數十萬人令太母亡

矣受先之友痛之有甚於受先之病者臨川之士民其知之歟五年以前太母病幾不起受先請於神願以身代其事秘獨予聞之令太母病受先訃無所出書其年齒日月以來欲予請於京師之大神以得之胡為乎書甫至而訃已告歟太母之在臨也念其愛女與諸孫時戚然不樂受先察其有憂也遂決意奉之以歸令愛女在側諸孫環侍受先又時贈以食物以悅適母意豈復有不足歟胡為其往而不返歟長安之

貧者欲受先之出也以書勸之受先答曰老母恃杖而行家中無杖以采爲杖采若行則母失一杖今杖固無恙恃杖者若又安在歟生爲正人之婦者没爲廉吏之母生於其鄉者没亦於其鄉在母之死可以無怛嗚呼其獨如受先何也

祭李涵醇方伯文

流風維修易世則華獨儀正人徂久而繹公生

實麗道義所宅領卷潔如吐音且莫墳大典常

肆而不贖靜言有模理絕聲畫發闢羣儒紛員

執席晉於王家嘗秉玉策或云震雷雄邪奠石

仁名周翔淸籞曳鳥千言怫時屨序無射挈財

河麋廉雅衆懌藩宣焯勞詩歌孔碩後哲師庭

大經再闢粲粲執京備行斯百聖宝徧觀聲軒

八戟推美於緦嘉懿一迹萊山若辭選士徵册

忠孝同原堂戶靡敦起鑰秦關資難以澤烝徒
肅精猛義好獲始猶戒譎繼廼啞啞拔奸自躬
斷若噬腊多歷繁霜彌形膏液忍疾鄗夷夜無
鳴蟈稽桅莫平方整囘軛登日辭難理存損益
美似遥歸願侍晨夕朔不及追空然夢釋往莫
可求滴滴歎柏高烏翔鳴河中沈璧孰喻此哀
衣冠徒碧達者設言潮必復汝不知究內生民
之瘖大夫出車禮見蘭錯萎玉若何去來蜥蜴
溯時鞠悲止嚙黃蘗門閟固祟水落滋白幸厠

未襟其傷屨屐折荷道憂曲曰昔昔君子萬年
竟爾遠役洗鋤覛將恐戚我辟

祭葛美叔文

嗚呼美叔之負病而來也同黨之士進而與之言而不能言也退而相與憂曰美叔其殆矣乎不然何其聲盡也然而猶有言焉美叔之以病來也蓋將以望用也用其身而身安身安而病日以却是或一道也胡爲乎不之用而又益之以疾也夫君子之自處也君用其身則留不用其身則去美叔其可以去矣而不之去蓋將望小用焉迨小用之不能而美叔之病遂至於不

可復起嗚呼何其甚也雖然數千里之地不可以卒然而上下也京師之大雖無外亟有疾焉呼其人而莫之應久矣其未可以處也美叔之病深矣又有二者以速之其能免乎若然則使美叔之身顯而成進士即不顯而稍獲其用以爲人師病其可以已乎恐其亦未可以已也何則美叔之病非自今日爲之也美叔以病來又以病歸是美叔之命與病相終始也同黨之士久知美叔之病不可以起閔其死而駭且泣者

何也此非獨傷美叔之命葢以傷美叔之人也非獨爲美叔之人之傷葢爲天下爲美叔之人之傷也美叔潔清誠孝學窮古昔世之所謂有道仁人者非歟不用而死而不能安於其瘞死之日其子凰后揭書於旅之門曰某之日某父以病死空然一棺無所帷蔽扶之而南歷水石窮險阻度再閱月而始得達使天下之讀書爲善者聞之能無懼乎傷今之不可知而悲來者於無極嗚呼美叔其可以死乎

壽大中丞錢昭月先生六袠序

曩者昭翁先生五十生日余與同黨諸子幸執筆侍進言左右時先生方爲寺人所惡散服歸里齮齕者日相伺獨澹然安之日偕長君彥林次君仲芳咏詩著書世嫉理學聚譚者刑挾藪者禁先生愳其失傳也表章最力忠孝生人大節也時且諱之有危冠深衣坐而言者里中呫呫耳語目爲不祥先生父子哀之著淅忠錄以寄志跡所刺論亦易書之碩果詩人之十月也

乃更歷數年先生以大中丞鎮滇南且二載矣嗚角萬里風塵晏如維人之伐可紀叔虎然數年以來時事每變勞瘁備嘗雖具十人給紙筆書之弗能盡也漕政素敝上下玩爲故常獨先生當事日　朝廷所最嚴急者惟漕文符委牒晝夜趨馳比之銅魚召兵勢尤疾迫武夫奸以氣焰威物民聞若之釜庾之費溢於恒日先生裁之以法軍民賴焉往時漕大夫坐而理耳無隨舟上下者先生承功令新飭不遑寧處每歲

漕艘百萬逆流衝進必身帥之前浮黃河涉津
濟與漕士卒同臥起飲食凡再任而濟乃大治
夫民者生穀軍者行穀民病則生者傷軍病則
行者困彼韎韐者何知喃喃一文書即大呼周鶩
而四索耳水澤之國頹尾之民應之不如所求
即拘執鞭箠之耳良有司執典文爲百姓爭豆
鍾冀寬旦夕死即羣噪逐之曰若固文吏無如
我何耳先生向受瑞患甫脫禍即職東南漕逌
勉數年不離厥官意所汲汲者惟民生根本又

徐沂武人使弗鋌險重食人神鄭侯之轉輸而遠章堅之掊克所以艱也　天子嘉先生勞苦晉秩中丞復念滇南遠在天末酋姓交訌非清公大臣有威聲者往弗靖迺命先生行曰于浦其試之矣茲行其無廢也先生既秉節鉞揚威遠方其年伯氏塞翁先生入相中外倚屬子彥林登順天賢書冠其經里黨僚友羣以入門稱賀先生不應謂榮名勢分執而居之亦性情僞蔕耳非我有也所不忘者昔人惟書卷聖賢今

人則高忠憲公耳夫先生歴守藩服繫心本朝彥林仲芳介然書生其志天下後世也數年以來悲風雨嗟客雲者深矣得所會則所爲賦旭日鴈鳴久其道則爲賦私苞竹茂兩者先生所以自壽亦彥林兄弟所以壽先生也彥林以先生覽揆之辰命車往省仲芳羅四方文辭走致幕府代金石兩孫翀駿年十二三皆能作壯德詩五嶽眞圖取之［印］此足傳矣

李青來衡言小引

青來石友問字於予自今數之蓋三年矣每以文見投予必改觀易視凡人學問有歲變者有月變者有日變者予讀書而感于傅說讀春秋而感于閔子焉其論學至矣歲以變成物以變生學亦如之二李好工其術者也青來積文瀰多出其十之一名衡言示世夫權量在心然後可以權量天下文如青來此長短輕重人者也世何得而長短輕重之然有石友在一家諷咏

已足何必效范蠡遠踪辛子刑白鷴而盟乎

祭魏廓園先生文

嗚呼廓園先生之檻車而過吳門也當日周忠介公泣而送之申以婚姻要以死蚒自今思之猶昨日事爾未幾而先生酷死子子敬載喪車還號慟不食死其爲昨日猶故也踰年　詔書追録慘死諸君子先生之忠子敬之孝揚暴天下賜官爵表宅里其事猶之昨日也今年冬十二月先生少子子一子開奉先生與兄子敬之喪歸山丘會葬者數千人嗚呼先生居官六年

家徒四壁而卒坐贓三千餘以死封疆之事先生罪楊熊持法無赦而又以黨楊熊死凡為此以殺先生者深知先生之無罪與先生之貧也知先生之無罪故以封疆為名知先生之貧故以財重為累先生當此有死而已何暇念身後之榮名子孫之盛願哉然先生既沒其風不殄子徵死復有子一子開志操學問皆如其兄四方之士連轅結轍登先生之堂室無完器門無儋石貧猶是也顧諸子則日見貴矣先生身當

患難志在澄清排擊大奸趨死不顧而異已者
猶獻王山之箴進知止之說此子敬所以反覆
而哀道也子敬死其書獨傳此豈特為先生言
哉當時衆正在朝事幸可為黽勉同心義不敢
後及一陰漸長君子道衰舉國呼號猶懼弗及
苟有退者孰遏其流至於擊之不勝避之不可
不得已而以死繼之古之忠臣義士放逐流離
殞身社稷者皆繇是也何獨疑於今日哉且正
人蒙禍身備五毒而奸邪幸保首領猶擅國家

之利窮聲勢之娛即或有時一二賢者獲見進用而讒人隨其後傾危者相屬也是故小人雖敗有餘寵君子雖進有餘懼善可爲而不可爲亦已久矣然寧爲此不爲彼者葢以秉君父之命扶人心之絶也試告之先生先生其許而示以夢寐乎

胡母周太夫人五十壽序

國門賢達長者多稱周鏡川婁濱兩君子其言曰鏡川簡要婁濱清通百里之長卿士大夫之表也余聞而心喜竊幸兩君子皆婁人婁地平壤無山川奇麗可記載獨文章節義代有其人即游於京師宦學成名者咸能樹義亢古垍嫈本鄉京師大無外九州聚處衣冠萬家周子兄弟以婁人頡頏其間車騎輻輳通名氏徵州里爭推地靈云婁東有人此與蘭陵見稱江左延

唛齊聲鄒魯古今人不甚相遠也余習鏡川婁濱久間與語此中名士百輩君家兄弟獨雄設更有弟昆談經竈甒破人堅城當益無敵兩君子乃云家有女弟才操出丈夫上門庭之勁褰裳讓之余問所從則粵東德慶州貳刲公養秭之匹今博士弟子序九孝廉其章母也鏡川二子長二爲次逸休皆善文著行義婁濱少子本卿不凡亦似其兄與序九兄弟中表多從余游余友二爲而逸休本卿序九其章則謬師事余

余在都則交鏡川婁濱居家則交養翀復歎兩
家少長彬彬德誼何其盛也萬曆二十七年間
倭寇憑凌朝鮮
天子命大司馬萬公震澤東征萬公左右顧無
堪隨行者時養翀弱冠薄游京畿奮發請往其
意欲走日本組國王生獻闕下爲漢甘陳不難
也功成凱還敘大第出貳滎澤都人少之詘其
勞在邊海鬱鬱丞尉寧足報乎養翀夷然受命
挈閤孺人行孺人初出閨閫涉千里補縫治裝

以壯志勗養种此四方之始也鹿車載家願與
君同清榮澤地界黃河七省孔道孺人相夫子
爲政三載奏績囊無餘錢父老攀馬足涕泣邑
中軒冕數十里外酌酒送既頌賢尉復稱内德
維御者之妻成大夫之行執鞭晏嬰後者過前
矣比官德慶飲水猶舊序九其章諸兄弟年漸
長專志教督二子早慧甫識方名即能爲大家
作述孺人顧觧孽子益勤遂勑養种解綬歸里
喬木蔭而行人息九子鳴而鳳凰隱物理然也

其章癸酉戰勝冠一經聲華籍甚孺人粗衣練
裳不易其初邑中冬春舉鄉飲禮大夫首加敬
養耔欲辭不可養耔年雖高强力不恃杖其章
序九左右侍飲贊輿拜庠序觀禮者擬于太丘
過荀里二方將軍太史奏眞人東行應幾近之
今丙午當秋試海內咸屬目序九奪登弧以登
孺人五十齊年適在是歲于是先獻春酒余前
致辭孔母之慈曾父之嚴孺人實兼德焉酒食
是議則曰不食不義此母志也衣裳在笥則曰

錦被必覆此母志也是說也余嘗聞之鏡川婁濵令幸而親見身繫於夫則成其夫繫於子則成其子非獨夫與子之榮也詩云宜兄宜弟亦備是矣

許年伯母諸太孺人壽序

庚午冬旣孟宏計偕同平仲與游前發予於德州道上遇維斗要之並驅及商家林與三子相見商家林者以商文定公所居而名時酌酒逆旅中追論文定相謨成於母德孟宏輒俯首不言若有思者葢念太母教子勤篤有似昔媛漢劉子政撰列女傳宋曾子固敘之後先同倫宜三復斯旨也萬曆中稱治久賢士大夫勵文教明邇學講談高座著於梁溪鹿城諸景陽先生

布袍方領吐言卓举爲士楷式太毋本其門胤少讀禮訓言動嚴整周折應對行如大儒旣適許玄祐先生百兩御之荼雲從之毋弗願也升車受戒入廟奉贄儉而中則媼御迎者咸謂德家宗風采蘩脩内羔羊脩外太毋漸漬於平日者深鹿車椎髻抑其次也玄祐先生嗜學博交不喜美田宅握籌筭獨好奇字與書委宛之篇琬琰之記懸金摹刻晝夜不倦俗客挾筀竿持綾刺詣門者謝弗見聞海内偉人名山高隱則

攜文載酒身楫忘返太母益心善之樂襄其志九州稽褕取諸筐篋山經水志登於閨房惟母仁義喜好與先生則均是知荇菜左右不如詩書友生鳴求義等琴瑟性近則然非獨倡和也孟宏淳誼穆行群弟某某餝本脩古咸秉父母之志然玄翁抱潛不遇委蛇秘閣厭而退老諸子孤立嗟彼霜露母嘗是時尉耀衣之勞明歲寒之訓昆弟入見勉以循牆娣姒肅進教以鳴鴈惟師惟儀實在一人語有云不見其瘁孰知

其榮令孟宏矜晃孝廉諸弟樹聲文苑羽儀輝
光必稱闔闔然太母見群子則讓善不居群子
念太母則母忘昔日淸和九經脩明榮陽閨門
太古彼婦人之德使國君表廬公卿象化豈徒
言山河不言堇苦哉服大布者歌聚裳執旨蓄
者陳列鼎天之隆施必視其閭猶榮春發於嚴
冬凉風生於爍暑理相倚伏不能易也許氏三
節顯奕當代當門刊高行鄉版孝里太母復令
德麗菡合和糜爵節母之家必有詩母所謂松

錡類從其全天年名不朽一也孟宏兄弟日讀百卷書其於古今義概婦女風烈識略尤詳侍太母朝夕書其行事必能如扶風訓姑relax山稱母無佚余言然在許氏爲家乘在吾黨爲口碑予兒洛尹又幸託婚孟宏猶子楚楚不娩勝衣相率洗酌直道門内之樂鼓晰陽之琴不自知無文矣

書經註疏大全合纂序

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則玄宗詔衛包所改也葢漢所謂古文者蝌蚪書今文者隸書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用俗字然則後世所讀皆俗字尚書即安國今文未見也宋元諸儒言尚書可疑者不一吳草廬序錄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別漢儒初傳其晉世晚出之書則別見於後揭曼石稱爲綱明目張如禹治

水然五十九篇經序久定復爲此更置孫信之不眞則施改多故矣宋代說尚書者蘇子瞻而下葉石林書傳吳才老稗傳稱詳博余所見僅蘇解葉胡二書問之藏書家多云無有不已缺乎蘇氏經解朱子最稱書傳以其駁正王氏新經者多至解胤征呂刑康王之誥尤前人所不逮蓋信事易信理難信理易信數難此讀子瞻書易之分也朱子嘗欲作書說弗果門人請斷書句亦弗果其欲爲而不暇與抑有疑而不敢

爲與俱不可知然蔡氏集傳命於朱子又多所是正傳經大事不輕付託若仲默於書不深究于不當以此相屬令朱子於書有疑不欲自爲以委仲默則信者自取疑者讓人非聖賢公心也後人見朱子不作書註并仲默之書不能無疑云洪範以後非蔡手筆凡解經者前過而信後過而疑即疑且信亦存乎人於書本眞無與也過信不擇謬妄如三墳衆知其僞鄭夾漈猶云文古辭質非後人能爲過疑而辨則二帝三

王坦然明白之文或尚譏其卑弱不類漢前且
詰曲聱牙者既慮其齟齬而難讀文從字順者
又謂其易讀而可疑然則必如何而後謂之眞
尚書也余間以意斷大抵孔傳可謂之略不可
謂僞蔡傳當因其不及者脩而成之勿舉其已
定者苛而沒之此又讀諸經皆然不第一尚書
矣

二三場合鈔序

馮子鄰仙議科場條貫大指在重二三場法最筋當二三場之學視第一場難且十倍兢兢重之舉世所知獨嚴重之法余每數思不得其解後場判學頗省論表包衆文之體五策言天下之務舉事非輕作者不易欲製自胸中白首未能若沿而相趨童子立具蓋後場形體雖大總括題目不過數十小慧之士諷詠一月大致可見閱者厭棄所熟盡空諸有則枵虛競長於理

無當苟專取蹏實汪洋之觀綱目皆是言歐蘇
之言者非歐蘇稱賈董之稱者非賈董造富隨
貧予竊悲之鄉仙欲重論學先表論題三年之
內使人分習經史卽從本書標題數千使人講
貫及試之日源流粲如策則分對策制第二途
對策仿問作答問輒數十條如宋帖括明其本
末不溢他語制策直陳所學文章百變古今萬
言司其喉舌無所不顯表則據事切韻必本風
雅短長易識也予謂三說甚善法復可行使斧

見施爲如是者進不然者難學者稽古不遑
朝廷得人甚盛豈空言乎雲間陳臥子嘗世絕
才其所談二三場如人飲食卽尋常切實初無
影響虞山楊子常彙顧麟士經學純儒其論
議與臥子同合鈔介皆合選後先行兩地不謀
指趣無爽閉門造車出而合轍其信然矣合選
縱觀猶論雜以平居之言合鈔則因文考古題
據成列前者不遺後蒐結臧淡之典章文物俱
無負也今日格法稍嚴放言廢巳術巷市販刀

筆米鹽欲登廊廟禁以司賦尋猶不止莫若懸二三塲試之質實者令其對策博雅者兼作論表分別高下定彼賞罰庶由澤隱淪不忘獻納髡鉗亡命無溷 至尊則孖常麟士與臥子三書藥石粱肉時所最亟矣

兵家訓實序

予讀龍門先生南遷志嘆其博物君子又愴然而悲謂與賈生投書弔屈原亡異也最後復讀孫子繹兵家訓實二書皆其倚徙潭上周思衆家而作往者天驕叩關先生開變呼馬疾馳未嘗與家人握手語今群盜滿山刁斗夜驚海濱莜士憂心如焚獨探論兵要著成此篇乎居不忘介胄患難不遺君父若先生者可謂忠矣藝文載兵其書數十或託之神仙假之黃帝管子

作政荀卿論武王霸之談皆緣以起然陰謀世忌故方難執曲逆侯之奇馬服子之陋其途何從先生以僑寄之餘慷慨論列若親率六軍摧大敵枕戈飲血滅此朝食其視昔人流離放逐僅賦詩飲酒者意何深遠也先生英年筮仕所歷多盜賊之鄉盤錯之地清嚴壁立劇寇約不敢過界朝歌渤海其風再見令天下寄大州任方岳者盡如先生笳鼓不鳴雀符已靖何至擾擾數方鳥瀾獸沸乎邇甍簪草間僅以言顯此

予所以抱書於邑有望焉父也

馬漢翔稿序

馬子漢翔與其叔氏君房弟魯卿並爲兩京文字體制弘古予讀之以爲建章千門萬戶今復見也漢翔孝友性在自然推誠友朋斷金爲儔每與予談論其王父南滇先生文章風義如揖衣冠布筵武不滅生時靈運祖德之詩常璩兄弟之論斯人兼懷輒爲慷慨漢翔少便有名每試不後人一步山公品題猥藉巾笥所刻少許皆其近篇其他雜試不在此目然國士遇我義

不敢隱以此相推辭表情見予內弟王惠常承
君天路三子才共千尋世稱國器漢翔叔侄信
好無二芳蘭一屋昔賢人地不愧焉豕賞游文
詞相得雲霞命友崑城大止十里有此往還山
農見許豈從紙墨執筆作序者流連其間吟哦
不去亦如謝義潔云飲酒得人沉湎千日也